共同富裕背景下西部地区县域青年新型数字就业模式探析*
——以人工智能标注项目“AI 豆计划”为例

文◆西南民族大学　王艺晓　刘怡筠　吴宇卓　王　晴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AI 豆计划”的实地调研，探讨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赋能县域青年所创造的新型就业新模式及其特点。研究发现，该模式对县域青年群体的个人经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力 3 方面产生赋能作用，并具有复制性和推广性。然而，在资源有限的县域地区，若要将此模式成功复制和推广，亟待地方政府与数字平台更为密切的合作。

1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业态为就业市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叶胥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最终会推动就业结构向技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优化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1]。然而，在发展落后、资源有限的西部县域地区，部分青年受传统观念、宗教信仰、性别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传统劳动模式面临困境。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探讨西部地区县域青年的数字就业问题尤为关键。

为探究西部地区县域青年数字就业新模式，文章以人工智能标注项目“AI 豆计划”为研究对象，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为田野点展开调研，研究人工智能下沉至县域的方式、县域青年的群体特性以及该新型就业模式如何推动县域青年就业并为其“赋能”（Empowerment）等问题。研究发现，该新型数字就业模式的成功运行离不开政府、企业以及公益组织的合作，不仅为县域地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优化县域产业结构，还以其自身特性为西部县域青年产生“赋能”（Empowerment）作用，促进提高个人经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力。

2 研究方法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此后，学者从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和赋能等视角对数字技术下沉进行现象分析和路径优化。李翔、秦国伟等认为数字技术的下沉可以加快乡村经济信息化转型、助力乡村精准化脱贫攻坚、开启城乡经济融合新局面[2-3]。范建华、邓子璇等提出数字赋能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即驱动乡村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乡土文化接续复兴、引领乡村转型以及助力城乡命运共同体建构[4]。李芃达认为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尚有困境，成熟的数字乡村仅出现在少数地区，原因在于未能充分调动群体积极性、资金有限、产业模式缺乏可持续性等[5]。

综上所述，关于新型劳动模式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解决当地问题的研究，缺少延展性，而围绕“AI 豆计划”进行讨论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202310656134）
【作者简介】王艺晓（2001—），女，回族，河南新乡人，本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的文章以报道宣传为主，缺乏分析支撑。基于此，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调研该县域劳动力群体特性并提炼新型数字劳动模式，分析其赋能作用与可推广性。

依据综述，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综述、田野调查、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自“AI 豆计划”诞生之初进行信息搜集与资料整合，研究思路初步搭建完毕后，对全国范围内“AI 豆计划”的孵化地进行预分析，总结各地区“AI 豆计划”的发展状况以及县域特色，最终将田野点定为积石山县。该县域具有西部地区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文风俗背景，目前积石山县数字标注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基地与平台系统成熟，县域青年群体与“AI 豆计划”就业群体特性显著，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3 “AI 豆计划”就业群体特性

据调研，截至 2023 年初，积石山县共有劳动力 14.47 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 12.17 万人，占总人口的 84.1%。年均输转劳动力在近 8 万人（次）左右，群众收入的 60% 以上来自务工收入，是劳务输出大县。

2021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公职人员李大鹏在积石山县担任副县长，为拓展当地就业方式，了解蚂蚁集团旗下的数字就业项目“AI 豆计划”，并在当地县委、县政府、妇联以及蚂蚁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帮扶下，于 2021 年 5 月落成积石山县“AI 豆计划”数字经济产业园。

具体而言，“AI 豆”意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与数字就业成为自己的“爱豆”，找寻自身价值。该项目以培养人工智能训练师为主要形式，旨在通过公益培训、订单扶持等方式，为中西部贫困县域人群，尤其是以贫困地区的女性提供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就业扶持。目前，项目累计为近十万名返乡就业青年和弱势群体提供岗位，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数字技术下沉县域的模式。

4 “AI 豆计划”就业群体赋能

赋能（Empowerment）理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成为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之一。董瑞昶等学者对“赋能”一词的解释为赋能不是简单地由外部赋予“失能者”权力，而是通过某种外部方式或工具激发和强化“失能者”的能力，使其能够改变自身现状、实现既定目标。其中，能力主要表现为个人经济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 3 个层面 [6]。

4.1 个人经济能力

“AI 豆计划”作为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项目，其职能之一在于为青年群体提供参与人工智能标注项目的平台。通过亲身参与项目，青年们不仅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更能在实践中逐步磨练和提升他们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能。现如今，稳定的工作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成为许多青年的追求。通过参与“AI 豆计划”，青年们不仅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获得与之匹配的较高收入，这无疑是对他们个人经济能力的一次有力提升。

4.2 社会交往能力

“AI 豆计划”作为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项目，其职能之二是在于为县域青年提供流动开放的社交空间。“AI 豆计划”作为当地产业，具有空间与心理上的距离优势，弥补了当地青年因县域信息闭塞和宗教信仰约束而出现的社交困境，使其通过“AI 豆计划”就业疏通社交渠道、丰富社交资源、提高社交能力，帮助待就业群体尤其是女性，在劳动的同时满足家庭成员和个人情感的需求，并对社会交往能力进行强化。

4.3 自我意识能力

“AI 豆计划”作为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实用性的项目，其职能之三是在于为县域青年提供新型自我觉察的视野以及自我提升的动机。据研究，在部分地区和文化中仍存在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女性存在被剥夺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或者在求职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导致其就业困难，最终影响她们对自我能力的判断。不难发现，“AI 豆计划”的人工智能标注项目除了带来专业培训、就业指导和经济增收，也使相较于传统就业模式下的劳动群体拥有更开放的家庭观念和更丰富的认知能力，帮助县域青年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自我认同的信心、自我意识的能力 [7]。

5 县域新型数字就业模式及其特性

“AI 豆计划”针对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产业的特点，结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县域青年以及弱势群体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针对此项目在西部地区的实施与推广，可以归纳出该项目运行的基本模式。西部地区县域青年新型数字就业模式图如图 1 所示，县域范围内，

当地政府通过牵头数字企业，合作搭建出线下的项目基地，相当于“工厂”，将“AI 豆计划”就业群体集聚于此。政府为其提供政策帮扶，企业为其提供订单支持和技术培训，使其成功运作。除此之外，企业与基地之间形成以虚拟网络“平台”为主的沟通渠道，支撑其订单往来与技术培训等过程。最终通过此模式对县域青年群体产生赋能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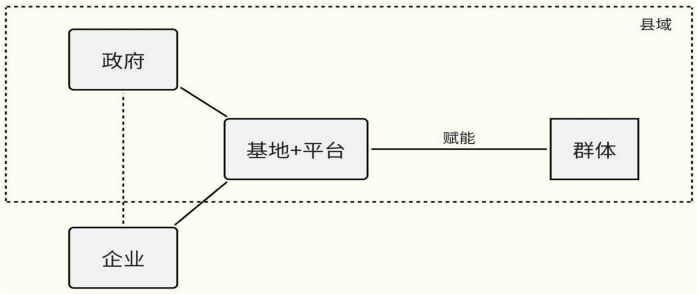

图 1 西部地区县域青年新型数字就业模式图

由此可以看出，该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特性。

（1）需要外部条件：政企合作

该模式的成功运行，离不开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以积石山县为例，当地政府牵头和蚂蚁集团达成共识，在多方评估后引入“AI 豆计划”项目。政府积极宣传数字就业，并给予相关政策支持。为吸纳员工，县委、县政府等部门通过线上发布招聘公告的方式，人社局以进高校宣讲的方式，让当地青年了解“AI 豆计划”。对于信息相对闭塞的县域地区来说，了解市场需求和对接订单较为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蚂蚁集团会利用自身的数据收集优势，为基地提供大量订单支持。此外，蚂蚁集团派遣专业标注师对新标注师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基地逐步搭建完善后，相继有饿了么等企业订单流入，实现订单增量与规模扩张。

（2）复制性和推广性

“AI 豆计划”具备一定的可复制性和推广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的技能门槛相对较低，数据标注通常不要求复杂的技能，大部分技能可以通过短期培训获得。其次，工作灵活性高，不受地域限制，可适应不同人群的生活。再次，需求面广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数据标注的需求广泛存在于多个行业和领域，如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等。最后，它可以覆盖多个领域，如文本录入、客服支持等，支持远程灵活地操作。帮扶计划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工作，为项目提供更多支持和资源，推动其在更多地区和群体中得以实施。

结语

“AI 豆计划”可以视为一种成熟的县域数字就业新模式，其核心特点在于为计划就业群体赋能，提升个人经济能力，扩大社会交往能力，完善自我意识能力，同时，也为县域困境中的劳动力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

通过分析“AI 豆计划”的特点，可以得出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复制和推广潜力。值得注意的是，成功复制推广类似项目时还需要考虑订单来源、技术平台、当地政策与目标人群的实际需求等多个因素，也需要更多的政府和数字企业产生合作并共同推进。同时，据蚂蚁集团的公益属性，“AI 豆计划”具有盈利和公益双重属性。在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和公共服务建设尚未完备的县域，如何达到盈利和公益的平衡，仍是正在实施“AI 豆计划”或者预实施的县域有待探索的领域。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AI 豆计划”以实际情况证明了数字技术与县域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具有可行性，数据标注愈加广泛地存在于多个行业和领域，促进就业，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和中国经济的发展。

引用

[1] 叶胥,杜云晗,何文军.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结构效应[J].财贸研究,2021,32(4):1-13.

[2] 李翔,宗祖盼.数字文化产业:一种乡村经济振兴的产业模式与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2):74-81.

[3] 秦国伟,李瑶,任克强.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矛盾与优化路径——基于多重政策关系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1):104-113.

[4] 范建华,邓子璇.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复合语境、实践逻辑与优化理路[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67-79.

[5] 李芃达.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振兴[N].经济日报,2023-03-28(006).

[6] 董瑞昶,万文凯,汪力斌.赋能理论视角下农产品电商与农村女性发展[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5):155-167.

[7] 付梦宇,陈丽琴.赋能理论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机制研究——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为例[J].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3(4):68-79.